



古典詩歌對現代學生的情感化育

——以《詩經·衛風·竹竿》為例

張垣鐸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壹、寫作動機

報章雜誌、電視媒體，經常充斥怵目驚心，血腥暴力的新聞畫面。有的情侶因為意見不合，吵著分手，而情緒失控，傷害彼此。有的情侶因為劈腿濫愛(文學一點，叫移情別戀，另結新歡)，口角衝突，而怒火攻心(其實是妒火中燒，打翻醋罈子，缺乏自信)，殺人自殘。有的情侶則因為父母反對，百般阻撓，而上門理論，不善罷干休；甚至於老羞成怒，濫殺無辜。這都肇源於現代學生欠缺「溫柔敦厚」的情感化育使然；說明白一點，就是缺乏文學的修養。以至於碰到問題，一籌莫展，找不到情感「平正中和」的出口，而做出驚世駭俗，悔不當初，愚不可及的傻事。

本人從通識中心開設的〈大一國文〉、〈文學專題〉、〈古典文學導讀〉等課程的教學過程中，發現許多優美出色的詩詞文章，只要透過老師深入淺出的解析，配合時下發生的社會新聞，往往可以收到「藉古鑑今」、「潛移默化」的效果；讓學生在古人前輩情根愛胎的種種企慕戀執、愛恨情仇中，汲取教訓，找到借鏡，獲得情感的平正中和。現在，以《詩經·衛風·竹竿》為例，來談談本詩所蘊含的無盡的思懷與悲楚，以及對現代學生的情感化育，分享教學的一些心得。

貳、《詩經·衛風·竹竿》無盡的思懷與悲楚

《詩經》是中國文學的淵藪，無論是題材內容、作法技巧、以及風格流派，都深深影響著歷代的詩人文士。其中十五國風，記載西周初期到春秋中葉(西元前1122年~西元前570年)五百多年間各地的風土民情，最能反映那個時代人民的生活風貌。

鄭樵《六經奧論》：「風者，出於風土，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

朱熹《詩集傳·序》：「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

十五國風一百六十首詩篇中，出現大量繽紛豐采的情歌(約一百首之多)，尤以衛、鄭二風為然。這和兩國山阻水險，南來北往的地理環境；工商發達，人員輻湊的繁榮經濟；以及男女聚會，較少禮教約束的社會風氣有密切的關係。



班固《漢書·地理志》：「鄭地，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

范曄《後漢書·禮儀志》：「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除不祥。」

《周禮·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後代所謂「桑間濮上」的鄭衛之音，指的正是當時青年男女公開交往，談情說愛，尋偶交歡，而發乎中形於言的坦率直樸奔放激越的情歌。本人針對《詩經·衛風·竹竿》一詩，融合屈萬里與周錫鞞先生的見解，來談談這首詩所蘊含的無盡的思懷與悲楚。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簞簞，細長的樣子。）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行，女子出嫁。）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巧笑之瑳，形容女子嫣然微笑，露出潔白如玉的牙齒。

佩玉之儺，形容女子款步而行，風姿綽約，儀態萬千。）

淇水滄滄，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寫，同「瀉」，消除。）

屈萬里《詩經詮釋》認為：「此蓋男子懷念舊好（女子）之詩也，舊謂衛女思歸，恐非是。」

周錫鞞《詩經選》主張：「一個青年男子在淇水上釣魚，忽然看見自己心愛的姑娘出門遠嫁去了，心裏有說不出的苦楚。」

首章，詩人化身為男主人公，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寫當自己知悉喜愛的女子已經離別家人，遠嫁他鄉時，便到淇水泉源舊遊之地，追尋往日甜蜜的回憶。手中拿著一根細長的竹竿，在浩瀚渺茫的淇水釣魚，想起當年看上她，愛慕她時，也曾經如此面對著浩瀚渺茫的淇水，來傾訴少男羞怯的情衷，度過無數個寂寞懸念的晨昏。如今，面對著同樣浩瀚渺茫的淇水，才深刻地體會到「情海無涯」、「波瀾橫生」的無奈。只憑著自己纖細綿密有如竹竿的情思，畢竟無法也無力網住那浩瀚無涯、波瀾橫生下的愛人了。或許兩人之間存在著太多來自女方家人的阻礙反對，才使得有情人無法結成美滿的眷屬。這是何等的落寞！何等的苦澀！詩中，關鍵的「遠」字，除了空間的距離疏隔，間接造成兩人情感無以時時日日面訴交集的些許悵望外；或許還蘊藉著女方家人的反對阻撓，直接導致兩人「情海無涯」、「波瀾橫生」的最大無奈。



二、三章，詩人進一步以今日心中愛人的離別父母兄弟，遠嫁他鄉，落得自己形單影隻，徘徊水岸，憔悴枯槁，來反襯昔時兩情繾綣，形影不離的深情厚意，則倍覺「景物依舊，人事全非」的難堪、無助、寂寞與淒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四個交互頂真的詩句，不正是當年兩情繾綣，難捨難分的深情厚意的象徵嗎！於是伊人的音容笑貌、美麗聰慧、以及款步有節的風姿儀態，竟都像泉源淇水左右交會的水波般排山倒海而來，翻騰蕩漾在自己的眼前、腦海、心中，分不清是水？還是淚？這種甜蜜中夾雜著失戀的苦澀，苦澀中又夾雜著回憶的甜蜜的離懷愁緒，真是動人肺腑，讓人心碎！

末章，詩人面對著漉漉淇水，想起自己的這一片深情、這一份眷戀、這一種落寞、這一縷苦澀、這一懷執著，又豈是漉漉淇水所能沖滅、洗盡、帶走、抹滅的呢？「檜楫松舟」，隱喻在浩瀚無涯、波瀾橫生的情海裡，自己那一份堅定執著，永生不渝的癡情！這種堅執不渝的癡情，這種有情人無法結成美眷的遺憾，這種眼睜睜看著愛戀的人遠嫁他鄉，而自己卻無力也無法挽回的悲楚，又豈是駕船出遊，湖光水色所能撫平抹除的呢！真個是「天若有情天亦老，相思始覺海非深」的了。李清照〈武陵春〉詞：「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不正是肇源脫胎於此的嗎！《詩經》對後代文學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這正是《詩經·衛風·竹竿》一詩所蘊含的無盡的思懷與悲楚。

參、《詩經·衛風·竹竿》對現代學生的情感化育

〈竹竿〉詩中的男主人公，在空間的距離疏隔以及女方家人的反對阻撓下，嘗盡兩地相思，情夢難圓的悵望無奈落寞苦澀。但是，他沒有誘惑唆使女友，要她離家私奔；他沒有要脅責難女友，給她難堪傷害；他沒有以生米熟飯既成事實的伎倆，逼使女方妥協就範；他沒有找上門去，跟女方的父母兄弟理論，不善罷干休；更別說老羞成怒，濫殺無辜了。

他只是形單影隻，孤伶伶一個人來到當初兩人認識愛戀定情的老地方——淇水岸邊，默默地追憶著昔日兩情繾綣甜蜜溫馨的美好時光；緬懷女友巧笑倩兮款步有節的音容笑貌與風姿儀態；獨自啃噬那一份因空間距離疏隔以及女方家人反對阻撓而「情海無涯」、「波瀾橫生」的悵望無奈落寞苦澀。藉由緬懷女友巧笑倩兮款步有節的音容姿態，來撫慰自己的情傷；經由兩情繾綣甜蜜美好的追憶，來感受女友的美麗聰慧溫厚良善。他那原本悵望無奈落寞苦澀翻騰紛擾的情感，也在這樣的緬懷追憶中，漸漸地趨於平正中和了。



更令人動容的是，詩中的男主人公對女方父母兄弟的從中作梗，百般阻撓，非但沒有半句怨言，反而站在女方父母兄弟的立場，替他們設想：女兒出嫁了，往後就少了一個跟前隨後撒嬌貼心的寶貝了；妹妹出嫁了，往後就少了一個嘻笑鬥嘴分享談心的知音了。

這種「以義節之而不至於愚」（孔穎達《禮記正義·經解》），一味承載，既深鬱篤厚，又不叫囂乖張的蘊藉婉曲的崇高情懷，正是「溫柔敦厚」詩教的精髓深義，也是〈竹竿〉一詩對現代學生的情感化育之所在。

《詩經·衛風·竹竿》無盡的思懷與悲楚，就這樣在男主人公一味承載，既深鬱篤厚，又不叫囂乖張，以義節之而不至於愚的溫柔敦厚的化育下，和滄溟淇水融合為一，在文學的長空裏閃爍著撩人心思的斑斕光采。

肆、教學回響

《詩經·衛風·竹竿》這首詩，經過解析延伸，引發同學強烈的共鳴回響。在分組討論，踴躍報告後，本人歸納整理他們的幾點意見：

1. 愛是奉獻，愛是付出，愛不是一味地占有。
2. 愛是無私的，愛是無悔的，愛一個人，要永遠替他設想。
3. 愛是只要對方有了歸宿，就要放手，給予成全祝福。
4. 回憶是治療寂寞惆悵的良方。
5. 默默承擔情傷，不怨不怒，不伎不求，是慈悲的愛情菩薩。

有個學生朗讀吟唱 Bible /1 Corinthians 13:4-8 《聖經·哥林多前書第 13 章第 4-8 節》，贏得全班如雷的掌聲：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
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
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
Love never fails.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忌妒，不自誇，不張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家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很多同學不約而同的說：「吔！那不是〈愛的真諦〉這首聖歌嗎？」於是全班同學高聲齊唱，在平和朗朗的吟唱聲中，結束了這兩堂讓人印象深刻的課。

[上一頁](#) [回首頁](#)